



日前发生在北大的这样一幕引发了我的思考,“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4月11日,曾经的西安市长安县文科状元、因干上杀猪一行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站上母校的讲台,说完第一句话后,几乎哽咽。

2003年,陆步轩以“眼镜肉店”老板的身份卖猪肉,被媒体关注,这一事件曾一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论。那天下午,陆步轩作为校友首次被北大邀请回到母校,分享自己就业和创业的坎坷。毕业后分配不理想、几年后丢掉工作。“1993年,我没办法了,才被迫‘跳海’。”经历了低谷后,靠卖猪肉的超高业绩一鸣惊人。2009年他受邀,到一家专门为猪肉生意培养员工的“屠夫学校”任教。



我笔抒我情

拿起笔,有太多的话想要写下来,但紧握笔的手还是会时时停下来。今天好难忘,难忘得我将所有的情景留在脑海。温度骤降,清冷的风寒意十足,似乎要把时间冻结了似的。近段时间总是有好多好多话欲成文,但因复习备考,也没有了要记下来的兴致,想着等一个悠闲的时间再去动笔,但此刻催促我动笔的是心底强烈的声音。

一直以来,文字成了我最喜欢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我喜欢在纸上恣意地挥洒,喜欢我的我从小学五年级就记日记直到现在,即使隔一段时间记下一段,这个习惯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它记录了以往的岁月,记录下那些曾在我生命来过的人来过的事,所以我把记日记作为自己成长足迹的一种见证。再回首,当我翻起一本本许陈旧些许泛黄的日记本时,就像弹拨着那如水的流年琴弦一般,它告诉我一个最真最真的感觉,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地体验过。

我读过同学的几篇日志,其中一篇名为《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记述了高中曾经美好的岁月,表达了她对那时生活的怀念和留恋,真挚的友情,纯真的情谊,青葱岁月里的欢乐、悲喜与哀伤、当前的点点畅想,看罢,能让人禁不住回望起曾经的快乐时光,也把我带回那年那月那一天。常常想,回忆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让人无法自拔地常去回忆,或许是这样吧,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正在经历,未来的还是未知数。回忆永远是美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回不去了,正如小时候,遥想记忆中的童年,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只能在心底保留一份美好的守望。因为每个人只能无奈地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看着她的文章,笔触细腻,情感纯粹。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它不矫揉,不造作,它聆听内心的声音,抒发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人生需要有所坚守,我愿我的文字也能一如既往,我手写我心,我笔抒我情。

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听着钢琴曲,捧着书细细咀嚼别人的世界,钢琴曲的悠扬伴着白纸黑字一行行,在我的眼底流淌;有时我又喜欢拿着笔,让自己的思绪在笔尖飞扬,始终觉得写作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自省,文字是灵魂的出口,是情感的积淀。我乐意用我的笔写下我热爱的生活,写下属于我的文字,写下我心底的声音。

上海师范大学 陈丽丽

总结完“卖猪肉”后,他还说:学校里学习好的孩子,走上社会没出息;调皮捣蛋的孩子,在社会上却混得很好。孩子学习好,听到的都是老师、家长的赞美声,“走上社会脸皮薄、受不了挫折;不好好学习的孩子经常被罚站、挨骂,走上社会后,人家骂一句,笑笑就没事了,这种人反而百折不挠。”

看到这里,我发现陆步轩自始至终把“卖猪肉”看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是人生的一个“污点”。于是我就不禁想问,大学生卖猪肉,咋就丢脸了?

不禁想到一个典故,说古代有一贫苦读书人,他的母亲为了支持他念书,每天都用猪油炒蛋炒饭给他吃。久而久之,猪油蛋炒饭就成了他的梦魇。在状元及第并被封为县

令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刑罚——吃猪油蛋炒饭。一次有几位农民犯了法被抓,在大牢里连续吃了一个月的猪油蛋炒饭。蛋炒饭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是很难吃到的美味,甚至搞得农民们天天在琢磨“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砍头了?居然每天都能吃得这么好”。在连续吃了一个月的猪油蛋炒饭之后,略显富态的农民们被放出了牢房。

刚过完年,一则新闻看得不少大四的同学们是既脑子糊涂又心里难过。一边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月薪3000多块,一边是农民工月薪5000包吃包住还不愿意去,嫌工资低。有专家这样分析,现在的农民工的技术要求增高,大学生又不愿意去干这些活,当然工资没有农民工高。

谁说大学生的收入就该比农民

工高?要知道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垃圾清运工甚至是普通工人的收入要远高于坐办公室的白领,就因为他们的工作辛苦,而且工作环境差,说白了就是补偿他们。

现在这个社会,不再一味地讲牺牲和奉献,取而代之的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能否为他人、为集体带来利益。就像我们大学生参军戍边,某校2011年的补偿标准是3万起,而去年这个数字涨到了十七八万。换句话说,这些钱就是补偿这些大学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2年青春。当然,如果硬要他说成年薪9万,似乎也不是不能这样理解。

貌似有些扯远了,说回大学生买猪肉。北大老校长、北大校友会名誉会长许智宏在陆步轩的演讲后这样说道,“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

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河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教授史璞则这样评价,“北大卖猪肉校友回校讲创业,说给母校抹了黑,彰显北大的教育失败,彰显社会价值观的阶级歧视!”

无论是“可以,也可以”,抑或“彰显教育失败”,我想事实上,“卖猪肉还是当主席”只与个人的选择有关。要知道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只要赚的钱是良心钱,是干净钱。而不要像最近上海某高校的毕业生一样因失恋和工作不顺去铤而走险,最终徒增笑耳。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连打劫的“核心技术”都没有掌握,看到在逃跑的路上多次气喘吁吁摔倒在地,令我不禁很“佩服”他的“勇气”。

上海海事大学 王浩森

大梦谁先觉

——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知名的激进哲人,《单向度的人》是他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指出了发达的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此进行 识。了批判,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社会弊端的自觉反省意

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工业革命的凯歌一路狂飙突进,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随之而来的出现了现代人人生存上的困境。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直到今天,他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仍旧是基本的事实。对于人的生存问题,庄子在《庄子·大宗师》曾经感慨:“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他感慨的是人要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计问题奔波劳累,但是今天许多的人已经被生存的这块大石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不堪的,存在不是充满了

诗意,而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负。举个例子:中国现在出现

的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毕业群体“蚁族”现象,他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整日为了生存而奔波使他们身心疲惫,生活如同一条鞭子,不断地驱赶着他们,丝毫不得停下来。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物对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人的异化,人的生存本不该是如此艰辛的,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人最基本的物质层次的需求对生存构成了极度的压抑。今天的技术相当发达和进步了,可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时间并没有突出地增多出来,反而被大大地占据了,有时忙得没有时间来安顿我们骚动的灵魂。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自觉的批判。

除了对人的生存异化问题的关注外,马尔库塞还对现代人自我价值的迷失进行了深刻的洞察。他说:“人们似乎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设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除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小需要中得以稳定的。”人为了商品而存在,这本身就是荒唐的事实,这典型地体现了某些现代人的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对商品的极度消费的狂热,我消费我存在的心理充斥

在崇尚消费的时代,消费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一种身份的

象征。就现代社会诸多人奢侈的消费行为来说,比如花几千元买一瓶茅台酒进行消费,所追求的味觉的享受是其次的,真正所看重的是体现消费者自身地位的文化符码,商品具有特定的属性,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了。在科技理性时代,物质生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然而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生活方式的同化,个性的缺乏,无法凸显个人真正的价值所在,只得借助于一些荒唐的举动来向他人证明自我的存在。马尔库塞对人的价值缺位进行了深刻批判,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意识。

除此以外,马尔库塞还针对单向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映。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控作用……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换言之,貌似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是被指定选择,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如好莱坞的许多拙劣的歌舞片和喜剧片,就是使人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沉湎于无思想的享乐,无形中与现实认同。马尔库塞批评这样的社会是不幸意识的征服,是被击败了的对抗逻辑。固然他的观点有激进的一面,但现代社会的诸多人批判意识的缺失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缺乏自我的分析判断,盲目地随波逐流淹没在大众的洪流之中,这不是杞人忧天,这也是一个理论家对人的自我意识的人本关怀和警告,值得我们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 郭志权

